



探索

如何赋能辅导员职业化发展

全国首个辅导员学院的创新“答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邢 婷 实习生 任瑞铭

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临床与基础医学院辅导员侯瑞刚和董灵芝的学生中，2020级临床医学本科生小李（化名）最让两人担心——他是一名骨髓癌患者。

近10年求医历程，小李经历了17次化疗、10余次手术以及两次病危。病痛不仅在他身上留下疤痕，更有藏在心底的自卑。

“如何对特殊学生进行精准帮扶”——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在侯瑞刚和董灵芝的脑海。

恰逢该校辅导员学院开设特殊学生帮扶等必修、选修课程，定期举办心理工作坊等沙龙活动，两人对小李的帮扶方向由此逐渐明晰。

在辅导员学院的体系赋能下，侯瑞刚、董灵芝对小李的精准帮扶落在了实处。最终，小李从骨髓癌患者成长为优秀学生典型，并以自身经历激励着更多人。

受益于辅导员学院体系的师生不在少数。作为全国首个辅导员学院，该学院如今已满“周岁”。回顾一年多来的发展，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副校长贾海宁表示，“辅导员学院实则在构筑一张‘育人共同体’发展蓝图，既增进辅导员队伍的凝聚力，又更有针对性地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缘何为辅导员单独成立一个学院

2024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辅导员学院”正式挂牌成立，这意味着全国高校首个实体运行的辅导员专门培养机构诞生。事实上，在此之前，该校已就辅导员队伍培养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探索。

组建于2019年2月28日的山东第一医科大学，是一所“年轻”的高校。伴随学校规模的扩大，新进辅导员数量占据辅导员群体近70%，辅导员年轻化、经验不足的问题亟待解决。

2020年，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辅导员

发展中心顺势成立，在队伍建设上实现辅导员学培体系和辅导员工作室建设双引擎驱动。“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渐渐发现，8个工作室存在方向模糊、不成体系的问题，而且辅导员培训短时点状、不够系统。”该校学生工作部部长谭桂明坦言。

对这一点，时任该校大学生青春健康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生物医学科学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主任张一航有着切身感受。

张一航主持的工作室，正是当时辅导员发展中心下设的8个工作室之一，这一工作室设立初衷主要以活动为载体，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恋爱观、婚育观等方面的引领。

工作室开展的主题活动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张一航面临的困惑也与日俱增：“我们这些辅导员很明显地感受到，尽管活动数量上去了，但彼此关联性不够，针对性不强。”

张一航举例，譬如很多大一新生对大学生活不够适应，不乏有同学把大一当成了“高四”，大二大三年级需要面对校园恋爱、两性情感等问题，大四毕业季又面临择业升学等重大抉择，学生们在不同阶段显然需要更细化的引领，“然而，这些是工作室没有考虑到的，体系化建设显然不够完备”。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8个工作室针对学生开展的活动较多，但针对辅导员自身的培训和能力提升却比较少，缺乏体系；不仅如此，工作室之间沟通交流比较少，活动同质化较为普遍，发展方向缺乏清晰规划。

当时全校的辅导员培训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和很多高校类似，之前该校对辅导员队伍培训缺乏科学系统的规划，大约每隔两三个月对全体辅导员集中培训一次，每次两三天，请多名专家授课，培训主题也较为随机。这样的“大课”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兴趣的辅导员缺乏针对性，效果一般。

面对这些实际难题，如何解决？“既然企业有提升员工素质的专门培训机构，那高校为什么不能对此专设一个辅导员学

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辅导员学院综合办公室主任王晓哲表示，建立辅导员学院是水到渠成之举。

辅导员不是天生的，也要专业化培养

该校辅导员学院在辅导员发展中心的基礎上，設立綜合辦公室，依托8個校級輔導員工作室成立教研室，負責課程教學、組建團隊、制定授課計劃，並由各工作室主持人擔任教研室主任，同時配有2至3名教研室助理，整個框架結構成體系而建。

在運行模式上，輔導員學院設置四大核心理程體系，要求“既要聚焦輔導員的主業，也要結合輔導員個人發展方向、個人愛好”。

必修課主打政治模塊和教育模塊，選修課主打自身建設模塊，輔導員沙龍主打體驗和交流模塊，品牌活動主打實踐模塊。每個教研室的課程動態更新，師資力量包含校內校外專家學者。

根據輔導員學院的規定，按照入職年限，輔導員分為初、中、高級3個等級——入職3年以內為初級輔導員，入職4至8年為中級輔導員，入職8年以上為高級輔導員，達到升級年限的輔導員，需修够相應級別的學分，並通過等級晉升考核，才能升級為更高一級的輔導員。

“初級、中級輔導員每年度總學分都要達到35學分，本級別內必修課達到15學分，選修課達到10個學分，沙龍和活動品牌分別達到5個學分標準，才有資格參加優秀輔導員的評定。”譚桂明介紹，輔導員學院的學分目前已經與校級優秀輔導員評選、輔導員個人績效考核直接掛鉤，下一步，學校將出台相關細則，將學分與專業技術晉升直接掛鉤。

在明確的課程體系、嚴格的學分考核下，輔導員隊伍的培養工作進行得有条不紊。截至2025年上半年，該輔導員學院線上線下培訓輔導員共1782人次，這一數字相對於全校專職輔導員128人的總人數，規模可觀。

辅导员要走出事务性工作的迷雾

在王晓哲看来，辅导员学院在形成授课规模之余，更要过实践关，“希望形成一些规范化的流程和实用性的工具，供辅导员实际应用”。

张一航如今担任辅导员学院大学生青春健康教研室主任，也是生物医学科学学院2024级辅导员。如今，他已在辅导员岗位上坚守15年，带过7届学生。

刚参加工作时，张一航对辅导员工作的理解远不如现在深刻。他坦言，以前常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学生排忧解难，但“所提供的帮助可能并非学生所需”。

现在经过辅导员学院的学习之后，面对00后学生，张一航发现“朋辈互助+情感共鸣”的方式效果更佳。他在大学生青年健康同伴社团中培养“青春健康志愿者”，“以同龄人视角开展宣传、情绪管理”。

生物医学科学学院生物技术泰山班2025届毕业生小王（化名）曾陷入紧张焦虑情绪，一度影响睡眠和学习状态。无奈之下，她向张一航求助。

彼时，张一航刚参加完辅导员学院组织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题培训，掌握了专业心理疏导技巧，他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引导小王区分“现实压力”与“放大的恐惧”，通过“情绪日记”梳理心理变化，制定应对策略。

张一航还细心观察到小王成绩不错，结合在辅导员学院学习的学生竞赛指导课程，他联合学业导师，为小王定制个性化帮扶计划。张一航感慨，“通过辅导员学院的学习，工作思路更广阔，更有方向方法”。

在张一航的帮助下，小王逐渐走出焦虑情绪，并在学术科研上做出成绩。她在毕业感言中专门提到老师的帮助，“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成长之路”。

目前，辅导员学院侧耳倾听教研工作室开展的心理辅导系列课程，已形成《表达性艺术治疗》手册，这份工具性、流程化的“教材”，可供辅导员“对症下药”。

从经验判断到数据量化，从简单事务

性通知到定制个性化方案——在辅导员学院的体系赋能下，越来越多的辅导员从事务性工作迷雾中找回育人方向，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辅导员的帮助下，在各个领域成长成才。

“辅导员学院培育卓越的辅导员，而卓越的辅导员培养卓越的学生，由此更好地形成辅导员和学生的发展共同体。”王晓哲说。

如何让更多的年轻老师走得更远

从“救火员”到“领头雁”的工作意识转变，临床与基础医学院辅导员王蕴含深知“自己还需成长”。

参与辅导员学院的学习后，王蕴含在处理学生问题时，感觉自己更具有“规范且灵活的问题解决策略”，同时更具有“工作坊式的革新与综合视野的拓展”。她坦言，辅导员学院提供的科学系统课程与辅导员工作职责贴合，既能“学得广”又能“学得深”，更重要的是，在学生工作中收到了实际效果。

不久前，王蕴含刚刚通过考核，正式晋升为中级辅导员。

在辅导员学院，辅导员职业发展的每一步都看得见，摸得着。除了专业能力的精进，辅导员学院希望让更多年轻老师走得更远。

据介绍，关于辅导员学院的未来，该校已做好充分规划，包括：深化产学研生态，立足辅导员学院，持续迭代升级课程体系，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构建“教学-研发-转化”贯通融合的闭环机制，努力建成辅导员发展示范基地；升级智慧成长体系，全面优化“辅导员职业发展档案库”，构建全生命周期评估系统，进一步完善智慧平台学分系统，实现个人成长历程全链可溯、动态可视，并精准推送个性化发展建议与培养路径。

同时，还将进一步扩容示范效应辐射范围，逐步打造“学术论坛+技能比武+成果推广”三位一体的交流平台，在现有模式基础上，探索建立辅导员核心能力认证标准，为辅导员评价提供标准化参照。

科技馆里过暑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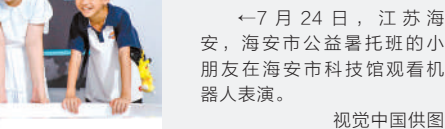
↑7月21日，江苏南京，暑假期间，众多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来到南京科技馆，体验科普装置，学习科学知识。
视觉中国供图



↑7月23日，学生在河南省洛阳市科技馆内参观体验。
视觉中国供图



↑7月24日，济南，家长陪同小朋友在山东省科技馆体验科普装置，感受科技魅力，丰富假期生活。
视觉中国供图



↑7月24日，江苏海安，海安市公益暑托班的小朋友在海安市科技馆观看机器人表演。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玉洁 胡志中

这是一所“藏”在帕米尔高原深处的小学，也是西部计划志愿者、山西姑娘王艺枝“向着更炽热的理想”奔赴的目的地——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哈拉峻乡谢依特小学。

哈拉峻乡是新疆阿图什市的护边乡之一，谢依特小学距离边境线仅有47公里，是全市最偏远的小学。2023年，作为晋中信息学院应届毕业生，王艺枝和同学黄少竹，与另外21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组队来到哈拉峻乡谢依特小学支教。

今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他们这支由23名平均年龄24岁的西部计划志愿者组成的戍边支教服务队，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并荣获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温暖人心、催人奋进，极大激励了志愿者服务队全体人员及全国广大青年。王艺枝说，这封回信犹如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他们在边疆教育一线的奋斗之路。

王艺枝的选择，成为过去11年间，晋中信息学院738名应届毕业生接力奔赴西部开展志愿服务的生动缩影。就在今年，目前该校西部计划报名人数已达1112人。

山西来的“孩子王”老师

最近，王艺枝受母校邀请，在线上给晋中信息学院的在校生分享自己作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经历。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受益于学校对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视，自己在大一时就了解了这条服务基层、锻炼自我的成长路径。

2023年，接力棒传到了王艺枝手中。这个执着单纯的女孩，最喜欢《觉醒年代》中的陈乔年与陈延年，“有种青年人的魄力”。也是带着这种魄力，两年前，她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新疆。

王艺枝家在山西，学商务英语专业，报名参加西部计划时，父母也有过不理解，担

心她无法适应。刚到谢依特小学时，因为水土不服，她总发烧。

这所小学的教学工作全部由西部计划志愿者承担。她带两个班的语文课，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她并非师范专业毕业，那时缺乏教学经验，压力不小，甚至还带点自卑感，担心自己教不好。起初，孩子们对她不熟悉，校园里见到她像陌生人。她每天早上上课前，提前来到教室，把灯打开，桌椅摆好，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学生，甚至早早到学校门口去迎接学生。下课了，她又给学生整理红领巾、书包，主动去跟他们交流。

就这样，学生和她慢慢亲近起来。有人觉得她像个“娃娃头”一样，每天带着一群娃娃玩。

那时，王艺枝和同事们的头号难题是提高孩子们的成绩。王艺枝觉得，谢依特小学20多位志愿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不希望这里的孩子比城里的孩子差”。

她和黄少竹对第一次考试记忆都很深。黄少竹教两个班的数学，第一次期中考试，班里只有一个人考了及格。那段时间，志愿者们延长课后服务时间，甚至有时在学校辅导作业到晚上9点多。第一次考试后，王艺枝鼓励学生，如果下次考试全班都能及格，就给每个孩子奖励一瓶旺仔牛奶。

功夫不负有心人，学生真的在那次考试中全部及格。两年过去，最近一次考试，谢依特小学二年级数学学科在全市还排到前10名的成绩。

学习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学校里，王艺枝经常用的教学用具是地图。她喜欢地理，经常给学生讲，北京在这，老师的老家在这。她希望孩子们了解“七大洲、四大洋、国家的东部、中部、西部、北方和南方、长江、黄河”。语文课上，讲到“杏花烟雨江南”，有孩子不太理解：为什么下雨的时候还会

有烟？她就去讲南方与北方不同的风貌。

刚来到这所小学，家访时，很多家长会问：我家孩子会放羊就行了。慢慢地，在王艺枝们的影响和坚持下，家长也开始重视孩子学习，不再轻易因为家里的活计让孩子请假。一次，王艺枝在课堂上哭了，第二天多位家长来到学校门口，有人抱着一束花。其中有人说，希望你把孩子教到六年级。

王艺枝说，与其说是他们在陪伴这群孩子，不如说是这群孩子也教会了他们爱和责任。

梦想接力

在晋中信息学院，像王艺枝和黄少竹这样的毕业生还有很多。近年来，“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已成为晋中信息学院一届又一届毕业生不变的青春选择和梦想接力，西部计划工作已成为学校人才培养的一个亮点。

2019年，毕业于晋中信息学院的郭君婵服务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财政局，“好女子志在四方，我想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当她乘坐火车穿越广袤戈壁，看到祖国西北的辽阔面貌，内心既震撼也忐忑。她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住土房子”“不能洗澡”“挑水生活”等，她甚至想到，会不会住进传说中的“地窝子”。抵达后，郭君婵发现，新疆要比自己想象中好得多。

在新疆服务的第一年，她从财务工作开始做起，参与计算发放农业补贴等工作，“虽不是深入田间，但当我看到农民领到农业补贴的新闻，有了实实在在的参与感，觉得很开心”。2021年，郭君婵服务期满选择继续留疆就业，并考取当地特岗教师。

2019年起，晋中信息学院的贾延丽在西藏也进行了两年的志愿服务。她是青海

11年738名学子的西部梦想接力

晋中信息学院西部计划志愿者画像

人，但刚到西藏志愿服务时，饮食上还有些不适应：青海吃面食多，而更高海拔地区做面食很难，需要用高压锅煮。

在与母校毕业生面对面交流中，贾延丽曾这么说：“关于志愿服务，只有做了才会懂，懂了才会爱。想要和理想并驾齐驱，唯有依靠双手去打拼。趁我们还年轻，多磨炼多积累，在激扬青春中开拓人生，这才是我们青年该做的。”

2021年11月，为期两年的志愿服务结束，贾延丽考入了珠穆朗玛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聂拉木县管理分局。聂拉木县位于日喀则市，海拔近4000米，距离边境线很近。她在这个县城安家了。

罗辉在参与西部计划、服务于共青团昌吉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之后，选择留疆创业。罗辉是新疆人，念大学时是第一次出新疆。这样的成长背景下，他深知家乡最需要的是人才。“很多小孩都想跨过山，有些可能留在了内地发展。”他主要做新疆特色农副产品精深加工，也运营不同业务板块，包括文旅、物流、海外贸易等。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新疆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青年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责任，基层岗位非常锻炼人。”

晋中信息学院常务副校长刘正国介绍，学校在派出西部计划志愿者之后，对志愿者服务工作全程跟踪，“关注志愿者的生活、工作状态以及实际困难”。

“志愿服务是极致务实”

近几年，在晋中信息学院，每年近12%的应届毕业生报名西部计划。

“志愿服务塑造了一种‘责任驱动型’的择业观，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再单纯以

薪资、地位作为择业标准。”刘正国介绍，近年来，该校西部计划志愿报名人数持续增长，有近85%的志愿者服务期满后，主动申请延长服务期，20余名志愿者选择扎根新疆、西藏就业创业，近5年累计有30余名同学荣获全国优秀志愿者。

刘正国认为，晋中信息学院毕业生之所以每年踊跃参与西部计划，得益于学校常态化的志愿服务体系，“我们常说，志愿服务是极致务实”。

为此，晋中信息学院积极构建“96321”志愿服务工作体系，注册志愿者达2.2万人，注册率达100%，成立46支专项志愿服务队，学校每年组织开展大小志愿服务活动1000余次，学生累计参与达6万余人次。

“学生在丰富而大量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感受真实社会、认识付出与给予、懂得责任与担当。西部计划作为志愿服务的有效延伸，成为越来越多学校毕业生的人生选择。”晋中信息学院团委工作人员介绍。

晋中信息学院团委介绍，自2012年晋中信息学院将志愿服务纳入人才培养方案至今，学校逐渐衍生出打造“志愿者之校”的工作构想，主张人人志愿、力所能及、互帮互助、双赢共促，让志愿服务成为思政教育、育人和立德树人的重要措施。

“我已经定在这里了。”郭君婵2019年来到新疆，1年志愿服务期满后，她考取当地特岗教师，选择了留下。等到王艺枝2023年到来，西部早已是她的第二故乡。

“支教志愿者的接力棒传了下来。”郭君婵说，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来了又走，可他们的精神传了下来，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新疆，这一理念也被王艺枝、郭君婵等传递给了孩子。王艺枝说，自己对学生的期待是，“无论学习怎么样，都希望他们有爱心，做一个善良的人”。

一家之言

□ 卢晓东

前不久，一则媒体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有多所高校告别“四年制”，正在积极推行“完全学分制”。

其实，“四年制”作为本科教育的“学制”，是不能这么容易被“告别”的。“学制”概念，是教育制度的基石，这个概念有广义、狭义两方面含义。按照顾明远先生的判断，广义的学制，一般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反映教育内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包括学校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关系；狭义的学制，一般指学校等级及其修业年限。在日常语言中，“学制”一般指狭义的“学制”概念。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主要采用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六三三”学制。全日制本科教育的学制，则主要是四年制或五年制，不同专业有不同学制安排。确定各专业学制的官方文件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例如，在2024年专业目录中，“物理学”专业（专业号：070201）、“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专业（专业号：030205T）的学制是四年；“临床医学”专业（专业号：100201K）、“中医学”专业（专业号：100501K）的学制是五年。因为不同专业学制不同，严格来讲，不少综合性大学的专业多，学制并不完全统一，一所高校告别“四年制”的说法并不严谨。

与“学制”相关的概念还包括“全日制”“非全日制”概念，非全日制学生一般指边工作边学习的学生。其中，在本科阶段的全日制高校中很少有非全日制本科生；在非全日制的高校，如国家开放大学中，几乎全部学生都是非全日制学生。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也有一些“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边工作边学习，他们是非全日制的研究生。对于非全日制研究生而言，他们选择的专业学制是固定的，但是他们的学习年限有很大灵活性。

与“学制”相关的概念还包括“学年制”“学分制”“学年学分制”“完全学分制”概念。学分制指课程的学习量都以学分来度量，学习进程中学生不是齐步走，而是有很大的选课、选专业的学习自由，有安排自己学习进程的学习自由。“完全学分制”概念中何谓“完全”一直有所争议，在北京大学当下意味着学生在选课系统中可以看到所有院系的课程，可以选择所有院系的课程。从教育财政角度看，“完全学分制”还意味着按照学分收费、按照学分拨款。由于学生学习进程不统一，因此学生每学年完成的学分量不统一，因而拨款的计量单位不是注册学生的具体人数，而是一个基于学分的折合数，称为“全日制学生基于学分的折算当量”（以下简称FTE）。年度FTE主要以一学年（两个学期，或三个学期）学生应当完成的学分学时数为关键计量转换单位。从教育财政角度看，我国还没有一所高校实行“完全学分制”。

实行学分制的高校有少数具有较强学习能力的学生每学期选课较多，因而可以三年完成所有学业，这样他们可以提前毕业，其学习具体年限具有灵活性。在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学习年限的灵活性在第三十二条表述如下：“学生提前完成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获得毕业所要求的学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学生提前毕业的条件，由学校规定。”

学制固前提下，提前完成学业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如果学生在四年（或者五年）尚未完成学业，能否“延长学习年限”呢？这也是当下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教育财政补贴的公平性问题。当下，对于尚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学校可以让其学生暂时“结业”。结业后，学生不再具有在校生学籍，同时也失去了应届生身份，各级财政不再为学生拨款。他们可以作为“旁听生”补修尚未完成的课程，按学分缴费，全额承担在此期间的教育成本。完成全部学分后，校方可以为该生颁发毕业证和学位证。

实际上，每一名本科生都早已有了提前毕业的学习自由。（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

每名本科生都有提前毕业的学习自由